



淨法概述

(續十三)

方論

佛法門，是易行法。

淨土法門，尤其持名念佛，是易行道，這是盡人皆知的；但是易行有種種義，則未必人人皆知。第一，修其他法門，若從教入，則經典浩繁，蘊理湛深，須從領略一義，乃至會合諸義，而融通之；然後擷其精英，闢修行途徑，終身由之，這非數十年苦工不辦。若從律入，則當出家，而戒相繁瑣，須有耐苦毅力，堅忍精神，乃有成效。若從禪入，不論見性，止觀，偷夙慧未修，根器不對，欲以劣機妄希勝法，終沒有分燈之望。獨此持名法，除平心念佛號外，一切無須，這是易行義。第二，他途全憑自力，念佛則兼具他力，而他力之大，超過具縛凡夫的自力無數倍。故念佛時，實際上只是印合佛願，得以往生，惡人臨終十念，便是好例子；前人把步行喻他途，把坐車喻念佛，實至確當，這是易行義。第三，生極樂後，在環境優越，佛願支蔭下，不論修何種法，證何種果，皆極易成就；有似弱羽繯枝，嬰兒傍母，深資得力，所以在彼土歷聲苦乃至成佛，如轉木石於千仞之山，勢不可遏，這是易行義。綜上三義來看，所謂易行者，第一是容易下手，謂之易行。第二是容易往生，謂之易行。第三是容易成佛，謂之易行。圓具此三義，所以念佛法門，稱為易行道。職是之故，這易行二字，其歷程實如金聲玉振，是由頭到底，由凡夫以至成佛的，這中間亦有階段，亦無階段，所以**往生即是了生死**，念佛即是成佛；如，蠶，蛹，蛾之不可分，吾人若說蠶即是蛾，實無不可。

第八章 前人往生事略

十方世界衆生，因念阿彌陀佛名號，生極樂國寶池中者，隨時皆如原上春草，其數難量。即吾人之娑婆世界，亦復不少，山間，林下，簷前，甕角，姓字無聞者，不可勝數，其中有紀錄可考者，不過千萬份之一，雖然祇有少數，但吾人觀其事蹟，亦足鼓舞。茲為略集典型，用資矜式起見，特選錄前人往生事略若干則於後，讀者應當作為借鏡，起當仁不讓之心，絕不許古人專美於前，則可算是讀書有得了。若欲知其詳，可看往生集。

三見聖相

晉慧遠大師，雁門樓煩人，博通經典，在廬山東林寺，建念佛社，三十年不入市，專志西方，製六時蓮漏，念佛不息。僧俗社友一百二十三人

，皆志同道合，誓願同生極樂國。後十九年，師於般若臺，方從定起，見阿彌陀佛，現虛空中，無量化佛圍繞，觀音勢至，左右侍立。又見水流光明，分十四支，洄注上下，演說妙法。佛言：「吾以本願力，來安慰汝，汝七日後，當生我國。」又見佛陀耶舍，慧持，慧永，劉遺民等諸社友，已往生者，皆在佛側。師謂門人曰：「吾居此已三見聖相，今復再見，必生淨土矣。」至期端坐而逝。

曇鸞焚仙經修淨業

後魏曇鸞，雖出家而嗜慕長生，得仙經十卷，依之而修。後問菩提流支曰：佛門有長生不死術否？支笑曰：長生不死，吾佛道也。乃授以觀無量壽經。並告他說：學此則出三界六道，斷分段生死，壽命不可計劫。鸞遂焚仙經，專修淨業，魏主號之為神鸞。臨終時，自知時至，集衆人誡之曰：地獄諸苦，不可不懼，九品淨業，不可不修。令弟子高聲念佛，向西稽首而終，衆聞天樂自西而來，良久乃寂。

善導每念佛力竭不休

唐善導大師，每念佛，非力竭不休，雖隆冬，或念至流汗。三十餘年不睡眠，把所得贖錢，僱人寫彌陀經十萬卷，淨土變相三百壁，從其化者甚衆。作勸世偈曰：漸漸雞皮鶴髮，看看行步龍鍾，假饒金玉滿堂，難免衰殘病苦，任汝千般快樂，無常終是到來，惟有徑路修行，但念阿彌陀佛。一日忽謂人曰：此身可厭，吾其西歸，乃登柳樹而化。

懷玉誓取金臺

唐釋懷玉，臺州人，每日惟中午一食，常坐不臥，誦彌陀經達三十萬遍，日課佛號五萬聲。天寶元年，見佛像滿虛空中，一人持銀臺至，玉曰：吾一生精進，誓取金臺，如何把銀臺來接我？言畢，銀臺遂不見。三七日後，復見靈臺人對他說：「師以精進，得升上品。」過三日異香滿室，含笑而逝。那守段公作偈讚曰：吾師一念登初地，樂國笙歌兩度來，惟有門前古槐樹，枝底只為掛金臺。

本作文者



方倫老居士，字心五，福建人，退役海軍上校。現在高雄擔任佛教蓮社及連雅布教所等處講師，並在鳳鳴電台廣播佛法。為法異常忙碌。

宗本禪淨兼修

宋宗本禪師，江蘇無錫人，以禪宗兼修淨土。同時有雷峯法師者，神遊淨土，見一蓮花極艷，問極樂國人：「此是何人之花？」答曰：「是待淨慈宗本禪師的。」又資福曠公，亦來禮足施金，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定中見金蓮花，是待本公往生的，所以前來致敬。」並云：「見蓮花無數，中有枯萎者，據云：是念佛而中途懈退人之花。」因問：「公留心禪學，何以極樂國蓮花，會標出姓名？」宗本答曰：「雖在禪門，亦兼修淨土，所以如此。」後臨終時，安坐而逝，諡圓照禪師。

可久見蓮花標名

宋可久和尚，居明州，誦法華經，願生淨土，人皆號之為「久法華」。元祐八年，年八十一坐化，三日後復甦，謂人曰：「吾見淨土境，與經所言悉合，蓮花臺上，皆標念佛人姓名，待其往生，其中一銀臺，標明州徐道姑，一金臺，標明州孫十二郎，一標可久。」言畢復化。後五年，徐道姑亡時，異香滿室，十二年，孫十二郎亡時，天樂鳴空，因知其所言皆不虛。

瑩珂改過得生

宋瑩珂和尚，雖經出家，不忌酒肉，自思我為僧人，如此作事，將來若墮落惡道，如何辦法？遂取往生傳讀之，每讀一傳，即點首稱許。由是乃向西而坐，絕食念佛者三日，夢佛告曰：「汝壽尚有十年，當自勉力。」珂答曰：「此土濁惡，易失正念，願早生安養，奉事諸聖。」佛言：「既如此，後三日我當來迎你。」至期請眾誦彌陀經，忽言：「佛及大眾俱至」，寂然而化。

悟性得生中品

唐比邱尼悟性，居廬山念佛，虔願往生，忽聞空中樂音，乃對左右說：「吾已得中品生，同志念佛精進者，皆有蓮花待之，你等各自努力。」言畢而逝。

劉遺民先供釋迦

晉劉遺民，彭城人，少而無父，事母至孝，加入遠公蓮社，專志念佛。居十五年，見阿彌陀佛放玉毫光，垂手慰接，劉拜懇曰：「但願如來手摩我頭，衣覆我體。」祝畢，果然佛手摩其頭，衣覆其體。一夜又夢佛指池中八功德水，令彼飲之，劉飲而甘美，醒來異香發於毛孔，乃告眾曰：「淨土緣至矣，我因釋迦如來遺教，知有阿彌陀佛，今為報恩故，當以香先供釋尊，次供阿彌陀佛及法華經，願一切有情，俱生淨土。」言畢，合

掌面西而逝。

王日休棄經史業專精淨土

宋王日休，龍舒人，博通經史，一日忽悟曰：「是皆業習，非究竟法，不能度生死，吾當念佛，求生西方。」由是遂棄經史業，專精淨土。年六十，布衣蔬食，日課一千拜，夜深方睡，作淨土文勸世，死前三日，遍別諸知識，至期如常拜念，忽唱言：「佛來迎吾」，屹然而化。

文彥博結社念佛

宋文彥博，出入將相五十餘年，官至太師，封潞國公，崇信三寶，專修淨業，居京師時，與淨嚴法師，結社念佛，意欲勸十萬人，同生西方。當時士大夫，曾有詩贈之曰：「和公膽氣大如天，願結西方十萬緣，不為一身求活計，大家齊上渡頭船。」臨終無病，安然念佛而化，壽九十二。

王古戒殺習禪念佛作觀

宋王古，字敏仲，官禮部侍郎，慈仁愛物，七世不殺，既深於禪，又習淨土，著直指淨土決疑集三卷，普勸念佛。行住坐臥，惟以念佛作觀為事，數珠從不去手，後沐浴更衣，安坐念佛而脫。

元子才聞粗樂細樂

唐元子才，居潤州觀音寺，念彌陀經及佛號，忽有小疾，聞空中香氣樂音，自言：「粗樂已過，細樂續來，我當行矣」，遂念佛而寂，異香數日不散。

孫良日誦萬聲廿年不輟

宋孫良，錢塘人，隱居闕藏經，於華嚴經，尤有契悟，依大智律師，受菩薩戒，日誦佛萬聲，二十年不間斷。一日忽命家人請僧念佛，以助往生。僧集，念佛方半响，望空中合掌云：「佛及菩薩已到」，遂坐亡。

蘇岐山四威儀中念佛不斷

崑山蘇岐山，壯年時，留心禪學，遍參善知識，有所悟入。一生戒殺，蟲蟻不傷，晚年篤修淨土，行住坐臥皆念佛，從不間斷。康熙已卯歲，年已八十，時值嚴冬，擁被而坐，十一月二十六日午時，告其孫何方說：「三日之前，即見佛來，淨土緣熟了，今夜子時，我當往生。」至夜，焚香點燭，端坐向西，命家人各念佛助之，將及三更，岐山念佛聲，由低微而沉寂，大眾視之，已謝世矣。

田說偈偶坐逝

田婆，秦州人，夫婦俱信三寶，婆勤於念佛，經二十年，忽一日，謂家人曰：「我今日西方去矣，隨說偈曰：『五十六年大事畢，丈夫兒子休啼泣，我今撒手往西方，摩訶般若波羅密。』端坐而逝。」

黃打鐵以極樂國為家

宋時黃打鐵，湖南潭州人，業打鐵，自怨前世不修，今生貧苦，欲修行，又苦不知門徑，且無時間可修。某日，見一僧從店前過，乃請入店奉茶，請教既不廢業，又可修行之法，僧遂教之一面打鐵，一面念佛；譬如手持風箱，推進時，念一句佛號，拉出時，念一句佛號；打鐵時，每打一下，即念一句，不打鐵時，行也念，睡也念，黃打鐵從其教，因專心佛號之故，既不覺爐火之熱，也不覺用力之累，歷時三年，一日自知時至，遂即理髮，沐浴，更衣，告其妻說：我今日回家去了，妻言：你何處還有家？答曰：西方極樂國是我家。於是再到鐵爐邊，取出紅鐵，說偈曰：「釘釘鐵釘，久煉成鋼，太平將近，我往西方」。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，舉鎚打鐵一下，即時立化。

張善和十聲見佛

唐張善和，殺牛為業，臨終見羣牛作人語索命，以角觸之，後又有大火燒至，無路可退，生大恐怖，喚其妻云：速請僧為我懺悔，僧至諭之曰：觀經中說：臨終照相現者，至心念佛，即得往生。和即以右手擊火，左手拈香，面西專切念佛，僅滿十聲，自言：「佛來迎我」。立即命終。

鸚鵡焚得舍利

唐貞元中，河東裴氏，畜一鸚鵡，常念佛，過午不食，一日有病，念佛號十餘聲氣絕，火化後，得舍利十餘粒，炯然耀目，慧觀比丘，為之建塔，成都尹章舉作記。

鵲舌出蓮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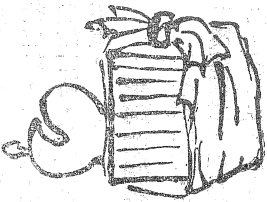
潭州有人，養一鵲，教之念佛，遂成習慣，既斃葬之，地面出蓮花一朵，掘土視驗，花根生其口中。

(全篇終)

佛法大意

一轉載自朝暮課誦白話解釋

☆黃智海☆



那人道：一切衆生，既然有同了佛一樣的靈性，為什麼不能夠立刻發現出來，一定要修了纜顯出來？你把那鏡子上的塵礙銅鏽，譬喻的什麼呢？我道：這一個是因為衆生心裏，有了種種的迷惑，就是那見思，塵沙，無明等三種惑，把這個真心遮蓋住了，所以不能夠發現出來了。我現在先把三種惑，詳細告訴你：見思惑分開來說，叫做見惑，思惑。見惑是各種不正的見解，也就是那五種利使；思惑是各種煩惱的心思，也就是五種鈍使。為什麼叫做使呢？使字本是差喚的意思，因為這十種迷惑，都是很有力量的，凡夫都會受他的差喚，所以又叫做十使。利使是一種急性的煩惱；鈍使是一種慢性的煩惱。五種利使即：一、身見，認定這個身體是我的；二、邊見，是執定一種偏在一邊的見解；三、戒取見，是守不合佛法的各種邪教的戒法；四、見取見，是執定那自以為不錯的一種見解；五、邪見，凡是不正當的見解，都叫邪見。五種鈍使是：一、貪心，對於順遂的境界，不論什麼，都就生出一種貪愛的心來，欲得到手；二、瞋心，對於逆境不論什麼，都就生出一種惱恨生氣的心來；三、癡心，不明白一切事情的正常道理；四、慢心，誇張自己的本領，看輕別人；五、疑心

對了正當的道理，疑礙惑惑，不能夠生決定相信的心。這十種就是根本煩惱。要證到初果須陀洹，這見惑就斷盡了；證了初果後再慢慢的斷思惑，等到斷盡，便證四果阿羅漢了。思惑若是沒有斷盡，仍舊跳不出這三界（註一）的。也脫不了那分段生死（註二），直要到老死阿羅漢的果位，纔能夠把那見思二惑斷盡。若是照圓教（註三）裏菩薩的位次說起來，這阿羅漢果，就是那十信位（註四）裏第二信以上的菩薩了。那種見思惑，是能夠障礙那一種真空（註五）的道理的。塵沙惑是本來自己沒有的，阿羅漢因為自己斷了見思惑，有了真實的智慧，看見衆生的習氣，多得像空中的灰塵，河裏的沙泥一樣，就覺得教化衆生，是很煩難的，起了這一種迷惑，就叫做塵沙惑。塵沙惑還有三界內和三界外的分別，阿羅漢斷了見思惑，那界內的塵沙惑也一同斷了；但是那界外的塵沙惑，却是只能夠伏住，還不能夠斷去。圓教八信的菩薩，也還只能夠斷去界內的塵沙惑，要到了九信十信的地位，纔能夠斷去界外的塵沙惑。那種塵沙惑，是能夠障礙那一種妙有（註六）的道理的，進到了圓教初住的菩薩位，方纔能夠破一品（即一分）的無明惑，證得一分的法身。進上一位，就多破一品的無明，多顯出一分的法身。來破了四十一品的無明，就叫做等覺菩薩了。到了等